

國學小叢書

歌詠自然之兩大詩豪

郭伯恭著



著者 郭伯恭
主編者 王雲五

國學
叢書

歌詠自然之兩大詩豪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

平

三四一上

(91024)

國學
小叢書

歌詠自然之兩大詩豪一冊

每冊定價國幣叁角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 者

郭 伯 恭

主 編
發行人兼

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 刷 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 行 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(本書校對者王永榜)

目錄

第一章 緒論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陶潛之生平及其性格……………七

陶潛的生年名字世系籍貫說法不一——一生可爲只行得『自然』二字——物質生活之艱難——律己的精神基於儒學——情感是內蘊——對於家庭朋友之熱愛——閒情賦之個性表現

第三章 陶潛之人生觀與世界觀……………三二

陶潛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思潮——陶潛的達觀的人生觀——由於質性自然也由於社會環境所造成——樂世觀念並未澈底——理想境界的世界觀——桃花源記的超人

社會

目錄

第四章 陶潛關於自然之歌詠……………四八

陶集的版本和偽作的誤入——現共存詩一百五十餘首——義熙以前關於自然的歌詠——義熙以後關於自然的歌詠——其他作期不可考者歌詠自然的詩——陶詩的評價

第五章 王維之一生及其美術……………六五

王維天才成熟之早——鬱輪袍新曲進身的傳說——菩提寺的幽禁——晚境的閒適——他的美術成就由於社會背景和地理上之關係——想像力之高超——南派畫家之宗

第六章 王維之性格與思想……………七七

少年時代的豪氣——對於英雄的象徵『寶劍』與『雕弓』的歌詠——社會的壓迫和佛教的皈依——情感之充溢——對於陶潛的景仰——理想的社會組織和陶潛相同

第七章 王維關於自然之歌詠……………九〇

王維詩的特徵——全集的編集及現存詩的總數——五絕中之自然描寫——五律中之自然描寫——五古和其他方面之自然描寫——一部分樂府也具有閒靜淡遠的特色——王詩與陶詩的分別

第八章 結論……………一〇六

歌詠自然之兩大詩豪

第一章 緒論

中國是文學的古國，也是詩歌的王國，世界上無論任何國家，都沒有它流傳的詩歌之多。四千年來，在這東亞大地上所開的詩歌之華，那一朝代不是具有一種獨特的性質而放異彩於世界的文壇？至於作者之數，篇什之量，適與它久遠的年代成一正比例：真是浩如煙海，不可勝計！就無數作家之羣中，而傑出爲一代之宗匠者，又不下數十；這數十位大詩人，因了個性及環境的不同，有的浪漫地高歌，有的感傷的苦吟，有的發抒了一己的情思，有的描寫了社會的一切，有的歌詠着自然的真美，有的詛咒着戰爭的罪惡。總之，或觸目興懷，或因時致慨，把宇宙的一切現象，凡人眼所能見心所能感的，統統用他們底彩筆，細心地，巧妙地，織成了美麗的文錦，繪成了有聲的畫圖。呵，他們雖早

已離我們而去，却永遠地與我們遺留下數千萬幅寶貴的詩篇，寶貴的藝術品！

我們很慶幸在這個詩國裏，得欣賞這麼多的藝術品，我們感謝我們祖宗遺產的豐厚，我們慶祝我們古國文化的博瞻。在這多方面的詩歌中，差不多各派都有登峯造極的作家，都有斬將搃旗的大將；此外自然還有一羣擂鼓呐喊的小卒，圍繞着追隨着各派的大師，蔚然匯成了各代的文化大觀。在這流別紛歧的詩派中，我所最愛讀的，是豪放蒼勁與冲淡清和二派：前者多屬於歌詠戰爭一方面，後者多屬於歌詠自然一方面，我愛『天馬行空』一般的氣概，亦愛『逸鶴任風』一樣的態度。現在就講這後一派的代表作家——陶潛與王維。陶潛是晉代第一大文學家，也是歌詠自然的開山詩祖；王維是唐代唯一的自然詩人，堪與陶潛並駕而齊驅。與王維同時代或後出的，雖還有孟浩然、儲光義、韋應物、柳宗元四家，陸游、范成大、楊萬里等人，也都以自然詩著名，但皆不及他的偉大，只算是這一派擂鼓呐喊的小卒。所以本書就推尊陶潛與王維為歌詠自然之兩大詩豪。

本書的內容，就是將陶潛與王維二家的詩歌和思想，及在文學上的價值，來約略研究批評一下。陶潛的詩，鍾嶸詩品把它列在中品，可知在六朝時是被人看作第二流的，唐以後始被人稱之為

大家，才確立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。王維的詩，因了同時代李白杜甫的傑出，彷彿也被人忽視，其實他是一位可與李白杜甫鼎足而立的大詩人。現在我們所研究的，是屏棄了過去一切的傳統論調，拿他倆的詩當作詩看，當作純粹的文藝作品看，完全用現代文學的眼光來估定他倆詩的價值。然前人的評語，有合現代文學的眼光，也多所採取。

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背景，由不同的時代的背景，而產生出不同的文學。晉代是中國大混亂的時代，文學思想也就因之與其他時代不同。先是匈奴、鮮卑、羯氏、羌五族，自東漢以後，漸次徙於內塞，西晉末，先後佔據北方及西蜀，始於晉永興元年（三〇四），訖於宋元嘉十六年（四三九），歷百三十五年而始滅亡。那時華夏亂離，疆域不整，戰爭連年，因之中華的民族性皆習於晏安，尙老莊，好清談，不與現實的社會相接觸，而接近自然，表現很強烈的厭世思想。陶潛生在那個時代，親眼看着自己的祖國亂離不振，又不時受外族的侵凌，他底思想當然也要受很大的影響。但他並不十分悲觀厭世，他看透了人間的齷齪，領悟了人生的真義，只悄悄地躲在大自然的懷抱裏，與自然相契合，一味的『酣飲賦詩以樂其志』，跳出了當時玄學與佛學的霧圍，獨以自然主義的哲學相號召。這一

點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大膽，又不能不佩服他的人格高尚。

王維的時代，雖不像陶潛的時代那麼混亂，可是他的晚年也是一個不太平的時代。七五五年以前的唐代，固是政治史上一個光榮的時代，高祖太宗而後，高宗玄宗兩朝，對於東西突厥，百濟，高麗，吐蕃，骨篤魯，高昌，龜茲，吐谷渾，党項，契丹，渤海等等的用兵，無所不用其極，差不多完全把他們次第征服——這真是威力遠播，一帆風順的時代。但不久大亂便來了，天寶十四年（七五五）安祿山一聲炮響，先後攻陷東西兩都，從此兵連禍結，又恢復了唐高祖武德元年（六一八）以前的騷擾狀態。王維的一生，因了前後時代環境的不同，所以他少年時代，便是一個英氣勃勃極熱烈於功名的人；晚年時代，經過了安祿山之亂後，深深地看清了世界的煩擾，於是便丟下了少年時代的奇情壯志，一轉而去皈依佛教，歌唱自然了。於此，我們可以明白愛佛固然是他的偏嗜，但也是社會逼他向這一方面走的呵。

陶潛的詩中，慣用『酒』『菊』『飢』『貧』一類的字，前二字多寫他自己的個性，後二字多寫他自己的人格。他性嗜酒，所以一提起酒，便高興的了不得；又愛菊，詩中提起菊，也是趣語橫生。

但因家貧，不能常得酒，於是一生多在窮愁中過生活，而『飢』『貧』等字遂組成了他全集中好幾篇有力的佳構。他寫詩的技術，只是輕淡地把一切自然的景物描繪出來，表現在他『自然真切』的詩格裏，並不帶一點滑稽，只是幽默，使我們坐在鄉村濃蔭的樹下讀了，彷彿喝一杯清涼的快劑，一陣微笑，會立刻蕩漾在我們的眉梢額角。

王維的詩裏，愛用『閒』『靜』『淡』『遠』一類的字，而這一類的字也可以代表他獨特的風格。他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居住，輞水周遶舍下，有很多的名勝供遊憩，他與裴迪浮舟往來，彈琴賦詩，嘯詠終日。因了這樣的閒靜，所以大自然的一切就盡收在眼底，由他的畫筆描摹出來，便組成他一種『閒靜淡遠』的獨特風格。這種風格於短詩爲宜，本來剝那間的自然印象，最適宜用短詩表出；他既擅長描寫自然的美，那麼，短詩便成了他得意的工具，而他的五言絕句，於是也就成了千古絕唱。他的詩並不含什麼哲理，也不含什麼奔放的情緒，只如一陣清風，微微地拂過花徑，令我們坐在窗前的讀者，感覺到一股香馥的氣息，由鼻尖透進腦神經，立刻迅速地輕輕地沁透了心肺。

陶潛和王維歌詠自然的詩歌，乍看起來，彷彿枯淡似地，其實外枯而中膏，似淡而實美，真是又有情，又有景。這種文體，是外國的文字再也作不出來的；這種詩歌，在外國的詩人中也是絕難找到的。這在我們的詩歌史上真應該大書特書：呵，它們是中國哲學與印度哲學化孕出的驕子！它們是外國所無而中國特有的有聲畫！

第二章 陶潛之生平及其性格

陶潛的生年名字世系籍貫說法不一——一生可爲只行得『自然』二字——物質生活之艱難——律已的精神基於儒學——情感是內蘊——對於家庭朋友之熱愛——閒情賦之個性表現

一

陶潛雖生在有信史可考的時代，但他的生年、名字、世系、籍貫等，竟言人人殊，莫衷一是。我們要替他作個傳略，反而無從下筆，這不能不說是我們史學上的一大污點。

他的傳記，最古者爲顏延之的陶徵士誄，沈約的宋書隱逸傳；前文是他初卒時所作，後文則作於他卒後六十餘年。後來有梁蕭統的陶淵明傳，李延壽的南史隱逸傳，唐太宗勅撰的晉書隱逸傳，及蓮社高賢傳。至宋則有李燾撰靖節新傳三卷，今其書已佚。有吳仁傑撰靖節先生年譜，今存。有王

質著紹陶錄，中有栗里年譜，陶南村載入輟耕錄，今存。另據陳振孫書錄解題說，還有蜀人張縝爲吳譜作辨證，惟今已佚，僅見元李公煥注中雜引數條。而李注所引年譜文，又有爲吳王二譜所無者，不知是何人所作。到了清道光年間，有丁晏作陶靖節年譜，陶澍作靖節先生年譜考異。前書僅對王譜有所糾正，似不曾見吳譜；後書備列王吳二譜而加以考證，至爲博瞻。近人梁啓超古直二人，又作有新譜，材料均甚豐富。——他的傳記資料盡於此，以下綜合各種主張，分述於後：

關於他的生年，有四種不同的主張：

- 一、晉穆帝永和八年壬子（三五二）
- 二、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（三六五）
- 三、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（三七二）
- 四、晉孝武帝太和元年丙子（三七六）

他死於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（四二七），古史各傳都如此說，已無疑意。若依第一說推算，其卒年當爲七十六歲，這是宋蜀人張縝的主張，見李公煥陶集箋注引。所據的是辛丑（四〇一）遊

斜川一詩『開歲倏五十』句來推算，逆數至晉穆帝永和八年，適如此數，餘姚黃璋曾著辨數則，力表贊同。但『辛丑』一作『辛酉』，『五十』一作『五日』，各本互有異文，自不能算作鐵證。陶澍靖節先生年譜異考即力闢其妄，故此說不能成立。第二說見古史各傳的記載，宋書隱逸傳云：『元嘉四年卒，年六十三。』蕭統陶淵明傳及晉書隱逸傳皆襲其文，吳王二譜和陶譜考異也都無異詞。南史隱逸傳與蓮社高賢傳不標年歲，惟僅云卒於元嘉四年。前面說過沈約宋書作於潛卒後六十餘年，按即開始於齊武帝永明十年（四九二），時代隔的那麼近，似乎沒有懷疑的餘地；但文選載顏延之誄只作『春秋若干』，顏死在宋武帝孝建三年（四五六），距潛之卒僅二十九年，然則顏當時尚不能確知潛之年歲，沈約何能道其詳？這當然不能令我們心服。況且陶集中未道及六十以後事，只說『僊俛六九年』（怨詩楚調），『吾年過五十』（與子儼等疏），『早終非命促』（挽歌），顏誄也說『年在中身』，可證他卒年不滿六十，各史傳都沿沈約之說，一誤再誤。第三說見梁啓超的陶淵明年譜，臚列陶集中自述年紀之語句，凡十二處，最重要者，除上舉三處外，還有辛丑遊斜川『開歲倏五十』，辛丑還江陵『閒居三十載』，戊申六月遇火『奄出四九年』三處。按遊

斜川辛丑一作辛酉，五十一作五日，前面業已說過不能作爲鐵證，梁氏爲符合其推算的準確，硬作『辛酉』與『五十』已屬牽強；而戊申六月遇火，各本明明統作『奄出四十年』，梁氏爲自圓其說，排定此詩爲潛三十七歲所作，奮脰改『四十』爲『四九』，實爲無稽。至辛丑還江陵『閒居三十載』云云，依梁譜潛於戊戌己亥二十七八歲時卽爲鎮軍參軍，則辛丑『閒居三十載』的話，更不能成立。近人陸侃如中國詩史左袒梁氏說：『陶集中紀年各篇，大都有異文，不能作證；惟辛丑還江陵『閒居三十載』無異文，依此推算，卒時年五十六，當生於三七二年』是又未深究梁譜者也。第四說是古直的主張，以爲潛卒年五十二，故當生於此年。他斷定歸田園居『一去三十年』爲晉安帝義熙元年（四〇五）所作；又復摘取飲酒第十六首『行行向不惑』第十九首『是時向立年』及『亭亭復一紀』等句作根據。同時又因彌縫他的謬妄起見，大膽地改辛丑還江陵『閒居三十載』的『三』字爲『二』字，辛丑遊斜川的『辛丑』爲『乙丑』。像這種無有力的證據暗示我們，又無理的臆改集中原文，其淺識薄見，簡直等於胡鬧了。

以上四說，顯然都不可信；不過我們所明白的，是他卒年確不過六十歲，考之他集中各文所說，